

元稹唐柳先生文集

咫進齋藏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  
 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  
 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  
 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  
 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  
 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  
 號建中元年其後雖逢阨運貞元元年今睹昌期誠我  
 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明愛人之仁  
 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  
 茲若隊水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不變



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乃類蕃滋薄刑溢不寬之聲通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苾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叶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結切音決而乃

夕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大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眾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二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監未廻臣其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績三皇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微號而不秤垂炯戒而自徹潘云炯古頂元切明也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

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獲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哉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万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剪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  
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  
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廻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  
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二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惓懇雖竭精  
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  
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  
明繼跡聖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  
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  
規子孫之所宜不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  
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

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賤損以自微以從一時之宜信  
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  
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  
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  
陳主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  
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  
逆掃除暴強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  
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  
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  
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應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  
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  
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  
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



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中武王自號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沖則皇上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炳誠作本以示效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微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避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万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廻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照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頊等言于頊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矣是憂冰炭交集臣其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其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又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畧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真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



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  
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  
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  
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  
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  
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  
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  
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扈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  
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  
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歟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  
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鑽鑿  
官租等二切國語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  
鑽鑿刑也鑿鑿刑也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邕熙自當冠於

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  
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  
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  
典以陛下之詔以字下謹昧冒乃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  
三勝惶懼懇迫之至

###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  
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墮廢之憂懼煩瀆於  
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為事實舉其中左傳哀公名  
惡惡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  
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  
化光辟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畧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  
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  
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之德博施不息而万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於  
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俾德澤之  
廣配功業之崇昧冒乃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  
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  
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  
請纒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  
以和澤旋流而霽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霰不降稼穡茂  
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  
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  
英之重白鸞凝彩而雪輝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  
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貞元元年十一月三日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奚虜遺醜光勸海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

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建元元年以懷光為朔方節度使二年詔懷光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

罪尋令率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朱滔上武陵連兵劫田悅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

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朱滔反懷光敗田悅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

為裴令公率裴冕表或疑子厚先人所作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是任宰輔而  
伍胥誅夷殺伍子胥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字屈原  
事楚懷王上官靳尚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禮  
之原既放逐投汨羅江以死禮諸  
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  
帝驅馳靈武至德元載太宗幸蜀冕遇太子於平涼勸之期  
冕以定策功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勲程元振忌其直  
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天下稱冤元振相肅宗山陵使  
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耻今茲邪屏退聖政大明德  
元年制制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大度惟貞作一本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  
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  
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勳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  
万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  
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順宗時武元

臣某言中使竇臬至表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騰忽臨時  
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  
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溼澤遂行忽先露於草木况茲靈味成  
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  
扶万壽以効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  
方切於飲冰命夕飲水撫事循涯墮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  
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裴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  
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在  
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



之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觀升平伏以師道席  
父祖以作威節大曆中李正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巳子納納子師道苞海岳而專祿恃  
東秦十二之險前高祖紀齊得十二馬注謂臨淄三七之  
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二万户不下户三男子三  
矣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  
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  
王知玉牒之將封風俗通封泰山封廣二遼海無虞見石罅  
之已至語肅謹氏矢鏃石為之因此皆陛下神籌獨得籌一廟  
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  
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  
愧無橫草之功前終軍傳无橫草之功臣言坐見覆于豈之秦  
東方朔傳安於覆于豈抹蹈歡慶倍万恒情

賀赦表

宗即位赦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  
覆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  
統昇日月以垂耀羣品資始方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  
允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  
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况乃  
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易解卦雷雨作解宣在宥  
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繫雷雨之施也歸還  
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  
源也褒寵勲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  
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勲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  
殁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軒黃帝軒  
黷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万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  
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禮感悅歡抃倍万恒情



賀真皇子歲元和十四年皇帝受尊號賀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  
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  
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  
濟見少海之增瀾郭璞注山海經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  
躍踴之至倍萬怕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柱州啓裴行立封贈前代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其聞揚名  
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  
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  
無階其特承恩眷倍百怕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  
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衛次公

疊石琴薦一州龍壁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  
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且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  
伯夔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醜攬  
縛切醜音釋智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將成玉燭之調思  
子以鼓琴見日樓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將成玉燭之調思  
叶歌誼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  
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礼記士  
瑟敢効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綱李正巳子師道師古聖朝含育務在  
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  
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本傳列切一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移就十四卷天對篇內錯綜該載以便觀覽

天論二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一曰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蹈躑焉而遂堀盜之石切躑也約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



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  
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  
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  
光斬材歛堅音液音礦音研音銛音金音玉音未音成音器音曰音礦音義音制音強音許音禮音  
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  
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  
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凌報本肆類授時之  
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  
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  
以不肖參焉或過而謬辱時以不辜參焉與同故其人曰彼

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  
詎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  
則是非易位賞怕在佞而罰怕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  
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  
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  
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  
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  
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  
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  
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  
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蓋取諸譬焉  
劉子曰若知旅乎天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  
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  
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榭飽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  
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  
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  
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入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  
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牽則歸乎天  
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  
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  
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天舟  
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全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  
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

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  
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  
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  
黯然沈亦天也陸危而僅存亦天也陸音監前漢紀注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  
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  
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  
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  
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  
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  
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  
勢邪答曰天形相圓而色相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  
候非數之存乎相高而不卑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夫



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受其  
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邪吾  
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  
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  
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  
者形之希微者也爲躰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亦  
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  
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杲不能踰表之  
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  
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  
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  
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

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  
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  
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  
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  
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二光懸寓萬象之神明  
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  
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  
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  
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  
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  
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



輿心知說賢乃曰帝齊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天  
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  
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  
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  
郭子儀朔方府工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  
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  
推抑行期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  
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  
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  
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  
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

剛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眾畏其才高  
懲刈復進刈時故無用力者宗元又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  
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文是作賦自傲  
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  
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  
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  
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  
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  
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六為進士者走數千  
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  
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  
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同馬子長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堂



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真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真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明凶未離所部二使來弔愛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

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潛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轉轉音西

從附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求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

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

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場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

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韓表字安平會韓畢字宣英有遠使悉已如

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迷不圖

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

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豐管奉方重

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

申朝曠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柱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

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

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

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余



輒復中止誓使周六之子彈同於已子魂兮來思知我  
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  
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  
之才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  
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  
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万恨寄以一  
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僮聞君僮聞乎嗚呼痛哉君有  
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  
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用上故人撫之  
敦詩還之各展其分展即展字分扶問切佳羣安平來贈禮  
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僮聞乎嗚呼痛哉

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展我哀  
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為僮來達於理者  
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  
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  
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  
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  
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  
或春日馳轂旬服載甚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迂  
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  
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端  
君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



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鐘索繼美班揚差肩班固揚雄善文  
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  
宣澶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釋子四歲天喪  
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  
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  
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  
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  
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  
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  
文之祀惟二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鷲兮  
悉坏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

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孝也囊括今古而該百  
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稔斂兮莫知其千  
倉与万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  
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  
兮翺湜喪氣而禁脣韓愈李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曾遇蹇  
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  
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  
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  
以清泚兮鵝山竒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  
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  
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  
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踰張韓愈張翥雄深雅健實  
比子長司馬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  
蹟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  
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各聲益彰要路立登臺  
省翹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  
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鑄錙千將直視無  
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韋執誼羣飛刺天讒口如  
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鷲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  
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  
此南方龍城龍城柳雖遠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  
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  
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工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  
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

不忘翰幼學公文文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  
如在其傍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歛此大惠施于一方  
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  
祭至今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  
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  
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尚記

汪藻

先生以求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  
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  
丹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  
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居



之零陵後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  
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  
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蕪他計切搜音選  
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  
茅樹蔬爲沼止爲臺榭曰愚谿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  
其謂之鈇鉚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  
澗朝陽岩袁家渴渴音蕪江百家瀨者沂瀟水而上也皆在  
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  
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  
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觸妍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  
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鈇鉚潭南澗朝陽巖之  
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  
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

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  
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襄言文章之盛者莫如  
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耳其談治  
道述騷辭已追還二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  
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  
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許音  
煙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  
之力歟故以唐二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  
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  
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  
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持者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湏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魯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揚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王宜加黃字馮翊

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狷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瘡瘡狼倖宜爲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華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女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一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摠六百七十四篇錄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香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



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  
侯惠愛觀其輦發降監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  
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  
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  
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  
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  
門類後先文理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  
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禔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  
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  
篋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二月初  
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  
紫金魚袋李禔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與  
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  
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  
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攷爲  
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  
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